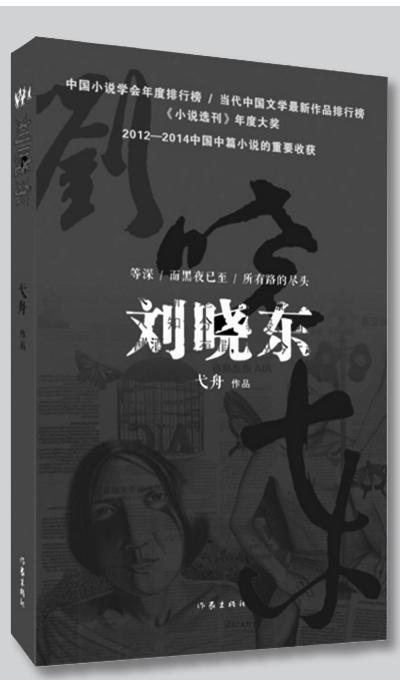


等深(故事梗概)



雾霭，我们置身其间，但我宁愿相信，万千隐没于雾霭之中的沉默者，他们在自救救人。我甚至可以看到他们中的某一个，披荆斩棘，正渐渐向我走来，渐渐地，他的身影显现，一步一步地，次第分明起来；他是中年男人，知识分子，教授，画家，他是自我诊断的抑郁症患者，他失声，他酗酒，他有罪，他从今天起，以几乎令人心碎的憔悴首先开始自我的审判。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刘晓东。

3年前茉莉给我打来电话，时隔20多年，她向我汇报：“我打电话给你，是想告诉你周又坚失踪了。”周又坚是我大学时代的朋友，她的丈夫。而刚才，她告诉我：她的儿子周翔也在3天前失踪了。经过一番“梳理”，我大约勾勒出了一些轮廓：初二男生周翔，学习成绩优异，没有不良习惯，性格也算不上孤僻，他父亲失踪3年这个事实，似乎没有给他的成长带来能够被观察到的阴影；但是3天前，这个男孩却离家出走了。

男孩离家时拿走了一部手机，但这部手机总是关机。茉莉说，再有3天，就是儿子的生日了。

我找到了周翔的学校，周翔的班主任问我：“你是周翔什么人？”

“算是叔叔吧。周翔的父亲是我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

“我能掌握的情况和周翔的妈妈都说了。其实很简单，周翔完全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

“您能告诉我学生中有和周翔关系比较好的人吗？”

“有一个，我已经告诉周翔的妈妈了，”

接着她说出的名字吓了我一跳，“刘晓东。”

10多分钟后，在校门口蜂拥而出的

学生中等到了这个和自己同名同姓的孩

子。

“叔叔好，老师告诉我了，说你在等我。”男孩很大方。

“说说吧，周翔平时都跟你聊什么？”

“我和周翔目前对海洋科技比较感兴趣。”

“海洋科技？具体有哪些方面的知识？”

“比如——等深流。等深流是由地球自转引起的，在大陆坡下方平行于大陆边缘等深线的水流。是一种牵引流，沿大陆坡的走向流动，流速较低，一般每秒15至20厘米，搬运量很大，沉积速率很高，是大陆坡的重要地质引力。有人认为等深流也属于一种底流。”

“还是说点儿我听得懂的吧。”过了一会儿我说。

“周翔走之前挺关心法律问题的。我们在网上查了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我国法律规定，已满14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完全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相对刑事责任。不满14周岁的人，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即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

“后天是周翔的生日，你知道吗？”我打断他，“到了后天，周翔就14周岁了。”

“知道，”他依旧满不在乎，“实施犯罪时的年龄，一律按照公历的年、月、日计算。过了周岁生日，从第二天起，为已满周岁。”

“好吧，告诉我，周翔这次离家出走有什么计划？”

“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不过我知道去哪儿了。”

我在咖啡馆再次约见茉莉，在我的逼问下，茉莉承认了她所在公司的总部在西安，3年前母子俩去西安旅游时，公司接待了他们：“如果非要说发生了什么，我想那件事可能算得上一件事……从华清池回来的那天，郭总送我们回酒店，在大堂分手时，他……嗯，拍了我一下。是的，他拍了我屁股一下。这一幕，被周翔看到了。”

我闭上眼睛，开始在心里拼凑这些片段。一切似乎拼得上，但令这些片段咬合在一起的理由，却生硬得令人心痛。

我乘上了夜里开往西安的火车。我的目的地是玉祥门外的秦都宾馆——这是茉莉母子西安之行下榻的地方。

整个一天我基本上都是在宾馆的房间里睡觉。傍晚的时候，我来到了忆捷公司的楼下。仿佛约定好了一样，我在楼下刚刚站定，他就出来了。这个瘦削的男人从大楼里拾级而下，从我的眼前走过去。不用很久，我就知道他的去向了。穿过马路，他走进了秦都宾馆的大门。

今天是男孩的14岁生日。我坐在宾馆大堂的沙发里。那个瘦削的郭总没有离开他的房间。我本打算在大堂里守候到午夜12点钟，因为我始终固执地认为，“14岁”会是一根不能触碰的红线。法律规定闯过这根红线后，人就具备了有限的刑事责任能力。但我没有看到一个男孩的身影。我从没有像此刻这般沮丧过。

回到房间，我拨通了茉莉的手机。对她说：“我告诉你，孩子是在复仇——他认为这个郭总羞辱了他的母亲，逼走了他的父亲，败坏了他的家。”

我8点钟就要出发返回兰城。在前台结账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瘦削的男人。他匆匆走向宾馆的大门，手里握着手机。他站在了宾馆门外的台阶上，四下张望。我紧随出去，还没有走到他的身后，就看到了马路对面的男孩。我从路的这边迎着他走去。男孩走得不慌不忙，在马路的正中与我交会。彼此错身的一刻，我的手揽住了他的肩头，用一种他根本无法抵抗的力量与巧妙，将他的方向扳转了过去。他当然会挣扎。但我的臂膀宛如铁铸。我的另一只手也已经死死捏住了他衣服下交错着的双手。

“今天你已经14岁了。”我低声说，并没有看他，而是望着前方，拖着他走。

他有些踉跄，跟着我回到了马路的对面。我们没有停下，在一个早点摊前，我放松了手上的力量，但他裹在衣服下的双手依然被我控制着。

“交给我吧！”我用商量的口吻对他说。

他的双手抽出来了，衣服和其下掩藏着的物件落在了我的手里。不用看，凭手感，我也知道那是一把短刃。

他问：“你是谁？”

“我是你叔叔。”

“我不认识你。”

“是的，我也不认识你。”我觉得自己眼中涌上了泪水，“但我认识你的爸爸，还有你的妈妈。”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是在陈述一个非常重大的事实，“我们是大学时代的同学、朋友。”我有一种中年男人源自挫折和困厄才有的真诚。我觉得此刻我面对着的，就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亏欠。

“好吧，告诉我，周翔这次离家出走有什么计划？”

“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不过我知道去哪儿了。”

我在咖啡馆再次约见茉莉，在我的逼问下，茉莉承认了她所在公司的总部在西安，3年前母子俩去西安旅游时，公司接待了他们：“如果非要说发生了什么，我想那件事可能算得上一件事……从华清池回来的那天，郭总送我们回酒店，在大堂分手时，他……嗯，拍了我一下。是的，他拍了我屁股一下。这一幕，被周翔看到了。”

我闭上眼睛，开始在心里拼凑这些片段。一切似乎拼得上，但令这些片段咬合在一起的理由，却生硬得令人心痛。

我乘上了夜里开往西安的火车。我的目的地是玉祥门外的秦都宾馆——这是茉莉母子西安之行下榻的地方。

整个一天我基本上都是在宾馆的房间里睡觉。傍晚的时候，我来到了忆捷公司的楼下。仿佛约定好了一样，我在楼下刚刚站定，他就出来了。这个瘦削的男人从大楼里拾级而下，从我的眼前走过去。不用很久，我就知道他的去向了。穿过马路，他走进了秦都宾馆的大门。

今天是男孩的14岁生日。我坐在宾馆大堂的沙发里。那个瘦削的郭总没有离开他的房间。我本打算在大堂里守候到午夜12点钟，因为我始终固执地认为，“14岁”会是一根不能触碰的红线。法律规定闯过这根红线后，人就具备了有限的刑事责任能力。但我没有看到一个男孩的身影。我从没有像此刻这般沮丧过。

“我就是要做一件自己可以承担结果的事情。我不想让我做的事情在你们看来只是一场不用负责的儿戏。”

我震惊地发现，一直以来我所仰仗着的那份“直觉”，原来也已经肮脏油腻，它让我不自觉地就将一切往诡诈的方向推断。殊不知，眼前的这个男孩，却在光明磊落地谋求着敢作敢为的责任。是的，当我们以茉莉、当我们都以“这个时代”为由改弦更张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一种逻辑存在，那就是：在惊愕中释放出的世界，只有同样的惊愕才能真正懂得，而来自命运的伤害，只能由与命运等深的行动来补偿。

《刘晓东》，弋舟著，作家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

“我就是要做一件自己可以承担结果的事情。我不想让我做的事情在你们看来只是一场不用负责的儿戏。”

我震惊地发现，一直以来我所仰仗着的那份“直觉”，原来也已经肮脏油腻，它让我不自觉地就将一切往诡诈的方向推断。殊不知，眼前的这个男孩，却在光明磊落地谋求着敢作敢为的责任。是的，当我们以茉莉、当我们都以“这个时代”为由改弦更张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一种逻辑存在，那就是：在惊愕中释放出的世界，只有同样的惊愕才能真正懂得，而来自命运的伤害，只能由与命运等深的行动来补偿。

《刘晓东》，弋舟著，作家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

十几年前那个人给他回信，信中的一句话很能够入画境，原话他已背不出来了，大意是：你我在好感还未消除之前就到此为止，美好的印象可以永驻。

他没有到此为止，又一次打电话给她。她不是十几年前给他回信的那个人，不过她很像那个人。那个人的外貌能使他在城市混凝土结构中仿佛看见草坪，草坪上飘忽的红色灯心绒。

他与她有了故事，在他眼里她就不像那个人了。

她比他大10岁。她有两个女儿，一个21，另一个20。她家里还有一个70岁的老保姆，初次见面对他比较客气。她去她家的次数多了，老保姆的表情就变得阴森起来，很像曼德利庄园的女管家。

他在电话里说：你为什么不说说话呢？她的声音轻得像蚊子嗡嗡叫。他又说：你是不是怕总机小姐听见？她把电话挂了。

市区边缘的大片农田被钢筋水泥和沥青之类的东西蚕食。在市中心也有爆破声，推土机在收拾废墟，更多的是打桩声和高耸的塔吊。建筑大师们见缝插针，新的建筑物无孔不入，影响了视觉上的快感。一个穿红色滑雪衫的女人从他眼皮底下走过去，没走多远就消失在建筑群里。

十几年前在这个城市还没有滑雪衫，那个人穿的是红色灯心绒两用衫。他觉得灯心绒的手感很舒服，摸上去疙瘩瘩，不乏柔软，犹如海水退潮后暴露的那种泥土。

那时候他家附近有一片草地，还有一条小河，泥土色的水看上去浑浊，捧在手里却清澈得很。几个钓鱼人背靠柳树，草帽遮住了他们的眼睛。他的视线越过蔚蓝的草木去盯梢越来越远的红色。石子路上流动的车辆挡住他的目光，只是一种很短的间隙。那个人选择穿红色灯心绒两用衫，也许是为了点缀这片绿地。

每当那个人路过此地，鱼就开始趁机美餐。等到看不见那个人时，他才拎起钓竿，鱼钩上的曲蟮也看不到了，而同行身旁却多出几条鲤鱼微微扇动的鲫鱼。这种现象屡试不爽，但他并不接受教训。他想，那个人下班回家也应该经过这里。

有一天傍晚，几个钓鱼同行挤眉弄眼地向他道别，他在想映红西边村庄的落日很快就会消失，取而代之的一定是那个人。但天黑后那个人并未出现。他把熬夜写成的信在翌日面交。从此就再也没有见到那个人，只收到一封回信。

他是在外地开会遇到她的。当时她穿着黑色的西式短上衣，一言不发地坐在他斜对面。别人一边发言一边朝她看，他也不例外。她用目光告诉他：你说的那些跳跃性很强的话，其实是很连贯很容易被理解的。他觉得她很像十几年前穿红色灯心绒的那个人。

宾馆里她就住在他隔壁。晚上10点多，他见她房间还亮着灯，心里不自在起来。敲她的门时，他已想好了要说的话。

她并没有问诸如你有什么事之类的话，就很客气地请他进去了。他感到有点意外。

他发现她外面的那件西式短上衣不见了，里面的羊毛衫很好看，黑红两种颜色依斜线对分，不高不矮的套领露出半截白色颈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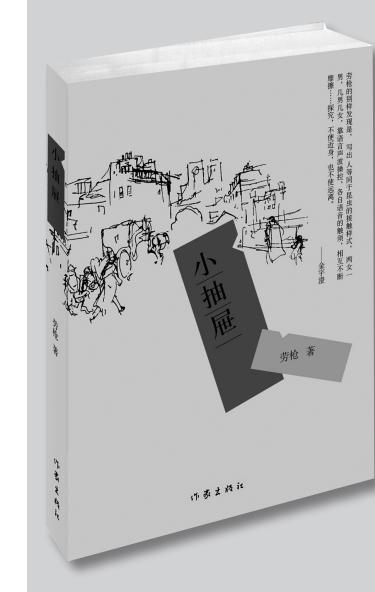
他坐在她对面，椅子还未坐热，便知趣地抬腕看表。

没关系，你轻松一点。她说话不做手势，双手取暖似的捧着杯子。他说：你喜欢喝白开水？她说：我不喜欢有颜色的水，这里的水被服务员放过明矾了。

她的声音好像总是在台灯光线下流动。他看着她身上的羊毛衫，觉得自己说话应该有羊毛衫的感觉。他说：澄清后的水，它的清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清。她眯缝着眼睛看了他一眼。他想，那个人接过他的信时，也是这种眼神。

她说：读大学三年级时正赶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和同学们一起去农村搞“四清”。一开始他们都小看我，说我看上去娇滴滴的，不像干农活的料。后来他们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我挑大粪不皱一下眉头，太阳底下插秧不戴草帽，吃谈馒头还说味道好。那时候我很年轻，很单纯，确实是原来意义上的清。他说：你套用我刚才说的“清”，但表达的不是清的意思，你是在说明你的适应能力很强，而外表看起来却不是这回事。她笑了，说：你只说对一半，我年轻时确实很单纯，很听毛主席的话，一

日食(节选)



这是一部趣味别致、文字考究的中短篇小说集。作者劳枪善于模仿边界的男女接触，奇特的人物跃然纸上，定格对于女性的观察，毫无火气。作品深具上海风情，细腻密集的笔调里，浸透着情思和哲理。

张白纸能画最新最美的图。他说：你现在不清了？

照你的说法，澄清后的水，它的清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清。这时门外传来几个男人的说笑声，大概是刚搓好麻将。等到他们走远，她接着说：故意词不达意，可能是想增加那个词的含义，或隐藏着想为词典增加一些词的意识。某些事明明能用有的词说清楚，偏偏要说不清楚。很有意思。你的孩子读小学几年级？他说：影响你休息了。

她这次没有挽留。他去开门时，发现门虚掩着。他想，她还是多了一个心。

几个月后，有个姑娘来办公室找他。姑娘长得很高，很漂亮。姑娘说：我妈妈唐菁菁认识你，你能搞到话剧《大神布朗》的票子吗？他愣了一会儿，慢慢地想起来了。

他说：你妈妈好吗？姑娘说：帮我搞四张。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看，座位要前三排的。他笑着说：试试看吧，你叫什么？姑娘说：唐琳。

他想，她女儿怎么跟她的姓？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她离了婚的女。

票子很紧张，他好不容易才搞到两张。唐琳叫他把票子寄到学校，但忘了告诉是什么学校，他只得打电话给唐菁菁。那是他第一次与她通电话，她的声音很轻松。他现在与她通电话，她的声音轻得听不见。他怀疑自己十几年前是否真的遇到过那个人，那封回信找不到了。

她电话邀请他去做客。他在街上买了一包香烟。他想在她家里边抽边谈话剧表演艺术。

她母亲没有回避，在扶手椅里闭目养神。她母亲80岁，看上去五官仍旧到位，一副清爽相。

他开始抽烟。烟头燃烧产生的烟呈白青色，嘴里喷出来的烟呈灰褐色。她母亲在烟雾中咳嗽了几声，她赶紧去开窗门。她母亲说：冷风吹进来，客人会着凉的。

她母亲被老保姆扶到里间。她说：奥尼尔用面具作道具，人物摘下面具后说的心里话就显得十分自然。她说：《大神布朗》是你去看的？

不，不是，是唐琳与她同学一起去看的……唐琳今晚去医学院了，她姐姐在那里住读……她说说停停，也去了里间。

他在等她的时候，嘴里吐出的烟源源不断。

她从里间出来，对她说她母亲睡着了。她坐在她母亲刚才坐过的那张扶手椅。他看见椅子旁边的墙面已经剥落。她说：是不是有一种陈旧感？我在这里住了40年。

他说：冬天里我手上的皮肤常常开裂。

(摘自《日食》，劳枪著，作家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

西尼罗症(节选)

在移民加拿大的第二年，我和妻子决定买一座房子。

这个时候，我们还住在一座庞大的出租公寓大楼里。大楼里有很多黑人，其中有些是卖毒品的，所以楼道里经常会有带着警犬的警察巡逻。有一天，两伙黑人在楼里交上了火，打死了好几个人，地上的血都淌到了我家门口。这件事加快了我们的决定。我翻了一大沓的中文报纸，在许多房屋经纪人中找到一个叫刘莉莉的华人女经纪人，我给她打了电话。她当天就和我们见了面。她的个子小小的，人的模样和她的名字一样可爱。

我现在还怀念刘莉莉带我们看的第一座房子。那是一座带着拱形圆洞窗的后复式独立屋，屋里有两个大厨房，四个洗手间，房间多得数不清。记得当时我被意大利房主一个玻璃窗里收藏的多种瓶装的果酱深深吸引住了，还有后院里几棵果实累累的樱桃树和梨树也让我心跳不已。我当时就觉得这房子马上会成为我幸福的家园了。可妻子泼了我一盆冷水：这房子拱形的圆洞窗看起来像南方的坟洞似的，绝对不能要！

还有一座房子我还能想得起来，屋外的墙上爬满了青藤，屋内有两只威武可爱的猫，地下室里还有个用原木搭成的桑拿浴室。从客厅望出去，后面的花园里有奇花异草，再远处是美丽如画的安大略湖。妻子在花园手搭凉棚向远处张望，看到不远处有一条客运轻捷铁路。她告诉我火车来了整个屋子都会震动，夜间的话火车声音会更大。再说她也不喜欢那大湖。大湖里容易长水怪精灵，夜里跑到岸上怎么办？后来的几个月里，刘莉莉带着我们看了好几十套房子，不知怎么的，房子看得越多，越觉得没劲，一座不如一座。

在7月份的一个下午，刘莉莉打来电话，说北约克有一座独立屋刚放出来，房子很大，